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宫

類說目録

卷二十二

江南圖畫　太宗押勑

破鏁檢舊章　一灰堆

御筆戒酒　門扉下竊出

靈鵲　弟拜相兄草麻

狡兎三穴首鼠兩端　不可令周翰知

留請假榜子

東齋記事

朕有三條帶　賞花釣魚

類說目録

類說卷二十二

宋　曾慥　編

荆湖近事

酒囊飯袋

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散幅裙

周行逢為武安節度婦人所著裙皆不縫謂之散幅

或曰裙之於身以幅多為上周匝於身令使開散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是名俱去矣夫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而行逢卒

老婦嫁詩

曹衍撰馬氏野史技進年已衰耄獻老婦嫁詩云滿頭白髮為新婦笑殺年少豪家兒又詠鸕鷀云終日灘頭延頸望能消大海幾多魚

存孤恤寡

周行逢命何景山為益陽令强取人家婦人景山曰

畀吏無它葢存恤孤寡行逢曰何不寬其賦稅免其

徭役乃置之於家於理安乎戲謂僚吏曰不如令佐

海龍王去遂投於江中

舜作蟒蛇

呂蔓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曾於此洞作蟒蛇身受

諸苦惱不知其幾世至隋仁壽中遇一尼摩頂受記

遂得託生蔓曰悠悠蒼天彼何人斯妄為玷瀆如此

之甚聖莫大於堯舜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至暴
寂然無聞至聖反為蟒蛇又尼者一髠跣婦人有何
功行摩頂受記使之託生耶由是著解分篇千餘言

大市裏賣平天冠

廖融詩云遠山秋帶雨水館夜多風潘若沖陽朔縣
詩云門連百越水地管數千峯郭影雲連樹林聲月
帶春二人更唱迭和詩家之勁敵太宗懲五代場屋
之弊以詞賦策論取士融沖之徒稍稍引去融曰豈

知今日之詩道一似大市裏賣平天冠並無人問耶又素性重僧前後贈詩甚多或問其故融曰僧是詩家奴一人贈一篇且圖帶往東西南北去耳

僧是詩家奴附見上

謁戍將致詞

林楚材窮窘盃陽戍將李著謂林曰大凡秀才必能道言語何不向我身上道一兩句楚材覯其額上耳後皆雕火珠雲雁即致詞曰伏以太保氣貌雲横身

材筆直兩行秋鴈於耳畔以斜飛一顆明珠當額頭

而突起着大喜厚贈之

咏柳

狄煥詠柳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登凝碧亭詩

數點分秋霽不知何處來

鷺鷥詩

張仲達咏鷺鷥詩云滄海獨深處鱸魚銜得時張文

保曰佳則甚佳爭奈鷺鷥觜太長也

安知獲麟之筆為騎馬之用

孫光憲為荆南幕府常慕史氏之作每曰安知獲麟之筆盡為騎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暖家

鄧公池亭

孫逢吉遊鄧公池亭問創置之由云馬氏諸公子舊園逢吉留詩曰馬家公子鬬亭臺斸斷山根碧沼開啼鳥不知人事變數聲猶傍水邊來

傳語縣君謝到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户聲小竪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歷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慚怒而去

白傳琵琶行

李守愚聞人誦白傳琵琶行笑曰此婦本長安娼女嫁茶商在外而居易輒於夜中移船就之聽其琵琶

以佐歡得非姦狀顯然耶

五臟穀

李守遇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聽不衰

一縫毬

徐博世為皮匠能為一縫毬晚為道士能導引握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隨起而足直上太祖召見曰臣能走乃脫履於殿庭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

金坡遺事

玉堂之署

太宗謂宰臣曰蘇易簡吿朕乞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今付宰臣李昉以下來於中書堂面宣賜

大雪賜詩

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輕相亞擬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鄉詩一盞玉堂閑話道情無

御樓侍立

唐制玉樓賜赦學士得升丹陽樓侍立五代以後因循廢之蘇易簡奏自今上御樓重恩與樞密使侍立

御榻之側

黃盤雕

舊規云十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

太宗改賜黃盤雕

江南圖畫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學士院五十餘軸景德中只有雨村牧牛圖無名寒蘆鳴徐熙筆五王飲酪圖周文舉筆

太宗押勅

陶穀竇儀在翰林乾德二年范質等俱罷相命起韓王登庸制下無宰相署勅穀云自古輔臣無虛位者惟唐文宗甘露事後數日絶班當時僕射令狐楚鄭覃奉行制書今南省官亦可署勅儀曰穀之所陳非

丞平之事不足援據令皇弟開封尹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太祖曰儀之言是也即命太宗署勑賜之

破鏁檢舊章

韓丕能詩及入禁中不長應用一夕須詔書甚急韓停筆閱吏索書舊章吏以本典扃户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鏁取之改易而進

一灰堆

張洎博士多聞在江南將命入貢及還作詩十篇多

嘗詆京師風物有一灰堆之句以忤其主蘇易簡得其親書本後泊與易簡同為學士不協上前往往異同易簡云清河公若更相矛盾即將灰堆之句進呈矣泊聞之甚懼稍屈伏焉

御筆戒酒

蘇易簡嗜酒御筆戒之云卿若覆杯朕有何慮易簡承詔斷酒已而復飲上亦不責及參大政見上不復叙待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故易簡詩什之中多思

禁林

門扉下竊出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慎者甚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後為脩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靈鵲

院中有雙鵲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感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故晁翰林詩有却聞靈鵲心應喜并予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棲蓋謂此也

弟拜相兄草麻

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

狡兎三穴首鼠兩端

錢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甚厚嘗草錫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上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批其後云極好

不可令周翰知

梁周翰少有文譽及入禁林年已七十景德中答宰相待罪表不稱旨上別令趙安仁撰曰不可令周翰

知恐其愧恨上聖德包容如此

留請假榜子

楊大年性剛頗忤上旨母在陽翟有疾遂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上怜其才終優容之止除少分司仍許只在陽翟

東齋記事

朕有三條帶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

示上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𠇹大

愧服

賞花釣魚

三館惟直舘預坐校理以下賦詩而退太宗時李宗諤為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聊却出宮門去還似當年下第歸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會也

賦山水石歌

賞花釣魚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於不意多荒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咏狀一人忽仆於石上曰日來作賞花釣魚詩准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夢召對

蔡子直識英宗于藩邸後知州夢召對曰只在此更無得去既寤乃靈駕發引之日因大慟哭終而卒

武臣不持喪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玉以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為諫官不欲令持喪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叔勃然曰父母死令持服安得為高論夢得歎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理兩制臺諫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服是則官卑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

議樂不合

司馬君實與子莫逆之交也惟議藥為不合

賦落韻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者試皆不與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乃奏乞收王文正公為相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破壞科場漸不可啓遂收迪而黜邊

富人納貴絹

張尚書詠在蜀時米斗三十六文絹疋三百文公計兵食外盡令輸米絹之餘者許貧民買之貧民頗不樂令米斗三百絹疋三貫富人納貴絹而貧人食賤米皆以當時價於官無所損益而貧富兩利蜀人懷思不已

乖崖表德

張尚書守蜀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巻實封與僧正云候十年覲次後十年薨于陳州訃至開所留文字

乃公畫像衣冠褐繫緜草裹自為賛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像于府治及寺觀中

千林如有喜

薛簡肅舉進士時贄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公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曰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此

以制誥為贄卷
丁文簡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贄卷復自笑曰是不揆也後為知制誥學士參政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初舉人必以文卷贄先進自糊名後寖衰賈許公為中丞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忘矣

狀元給騶從
祥符八年蔡文忠狀元及第上視其秀偉顧宰相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始此也

夢明窻下草制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少舉進士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云春牓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改名抃又至華陰詣金天王廟求夢夜夢明窻下草制明年果第三人及第後知制誥嘗云某初得此夢甚喜纔作翰林學士頗嫌之矣人心是無已也時夢得已為參政俸禄差厚耳去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

劉煇作狀元

有堂吏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明年狀元乃劉煇也

百日宰相

彭年深於術數一日報杜祈公拜相彭年曰百日宰相後其言驗彭年名壽

蔡君謨蛇精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累夕每夢登鼓角樓而

睡通判怪鼓角匠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人遂以君謨為蛇精

司天奏侍臣逃

祥符中司天楊浩奏侍臣當有逃去者翌日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歸陽翟初上欲立章獻為后公不草詔章獻既立不安乃託母疾而行

黄筌畫

黄筌黄居宷居寳蜀之名畫手也尤善毛翎多養鷹

鶻觀其神俊以模寫之其後子孫有棄畫業而事田獵者既多養鷹鶻則買鼠以飼之其後又有捕鼠為業者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必為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業豈可以不慎哉

寫生趙昌

蜀有孫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學懷亦善山水毛翎趙昌善畫每晨朝露下遶欄諦玩手中調色自謂寫生趙昌人謂以手捫摸不為采色所阻乃真

昌畫也其為生菜折枝果尤妙又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昌畫遣有供應以是有畫遂亞於昌

十眉圖

天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地有瑞草謂之錦地張乖崖嘗令剗平之封其門户後日開復生如故

魶魚緣木

蜀有魶魚善緣木有聲如啼兒孟子所謂緣木求魚是亦未聞此也

二鶻擲卵

陵江上見二鶻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其胎教之意乎又翅羽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俊爽是亦躁進也

徵風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徵風知來觀鳥所向則可知矣

庭松詩

有式贊薛簡肅所業庭松詩云范前棋毋陋雪裏屈

原醒公大稱之

雙廟

王質知蔡州毀吳元濟廟立狄仁傑李愬雙廟

立朝以曾魯公為法

或問王景彝立朝當以何人為法曰曾明仲㦤謹約

為近而嚴過之福壽弗逮也

好把長鞭便一揮

楊文公置酒招石中立資政絶句好把長鞭便一揮石和曰尋常不召尤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類此

一聲河滿子

元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詩盖成二十八字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宫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王博文也一日對上說歇歷之久不覺淚下殿院蕭定基也與韓魏公諸公同發解舉

人作河滿子嘲之王宗道為諸宮講書二十年訴於
上求進用仲昌郇公從子論科場不公牒歸建州

費鐵嘴

故老能道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召廷臣慕
所以拒天兵者費鐵嘴越班而出對衆謂鐵嘴不獨
有口才兼有膽勇諦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
是衆笑而退

文如錦綉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

官家隣人

太祖殿前慮囚有囚曰念臣是官家隣人太祖以為燕薊隣人遣問之云臣住東華門外太祖笑而宥之

作漢春秋硯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鐫其傍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

命埋塚中

宣獻未嘗素談

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處因公曰汝與何人素有何寃因不能對坐上官吏以俗語問之因始能答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神仙中人也

不足則誇

歐陽公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

不誇基何公南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絶大抵
不足則誇也

薛出油

薛簡肅公尹京一切以嚴治人謂薛出油後知成都
俗好遊公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
前所稱謂也姜樞容遵魯肅簡公亦以嚴稱時目姜
為姜擦子魯為魚頭公

水晶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人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目之照天蠟燭又謂之不錯事尚

書

放生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湴活物命之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乃有惠蛤蜊數奩者即放

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李景初家市一巨鼈景初未知也夜夢皂衣姥來告乞命即遣放鼈亦夢姥來謝

禁食蝦蟆

沈文通知杭州禁食蝦蟆終二年人不敢食蝦蟆亦不生及文通代去弛禁而復生如故此物理之不可致詰者也

預買紬絹

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絶時豫

給庫錢貨之至夏秋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葢始於此

體備中和之氣

仁宗暑月不揮扇以拂子敺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

璺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犿有五德

世言犿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傳於人義也叉手指

𢷮禮也生𨭌指節骨間智也癢必以時信也

鐵碓

鐵碪以鍜金銀雖百十年不壊以碪皂筴則一夕破碎鞭以箠馬則愈久愈潤且堅紉以撃猫則隨節折裂

荔枝熟

人未採則一切蟲不敢近人採則蟲烏蝙蝠之類無不殘傷者故採荔枝者日中而採之

保心如止水

張文孝公觀性沉靜未嘗行草書自咏詩云保心如

止水為行見真書人以為着題

灰牛白馬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駕灰牛相遇遂為夫婦生八男子前史所謂迭為君長者也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馬

勸酒當以量

契丹有馮見善者予接伴勸酒見善曰勸酒當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用户等高下也以此知契

丹徭役亦以户等中國不量户等役人耶

契丹風俗

契丹使者蕭慶言達怛人不粒食家養牧牛馬飲其乳亦不食其肉腹如筋雖中箭不死又言契丹牛馬有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有雪而露出草一寸許此時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改罪己詞

仁宗時書詔未嘗改易慶歷七年春旱楊億甫草詔

既進上以罪己之詞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感朕勤以戒朕躬茲用屈己下賢歸誠上叩冀高穹之降監憫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避殿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

趙均平

成都十邑惟新繁稅平初定稅時有姓趙者相地肥瘠以為稅入輕重之數至今人謂之趙均平

孝猿傳

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于蕭氏後旬日示以母皮跳躑號呼不食而卒蕭生為作孝猿傳

蜀茶

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物理相感

世傳棘能辟霜蓬能辟沙物理相感也有蓬生處則不聚花果以棘圍之則茂

漢似胡人胡似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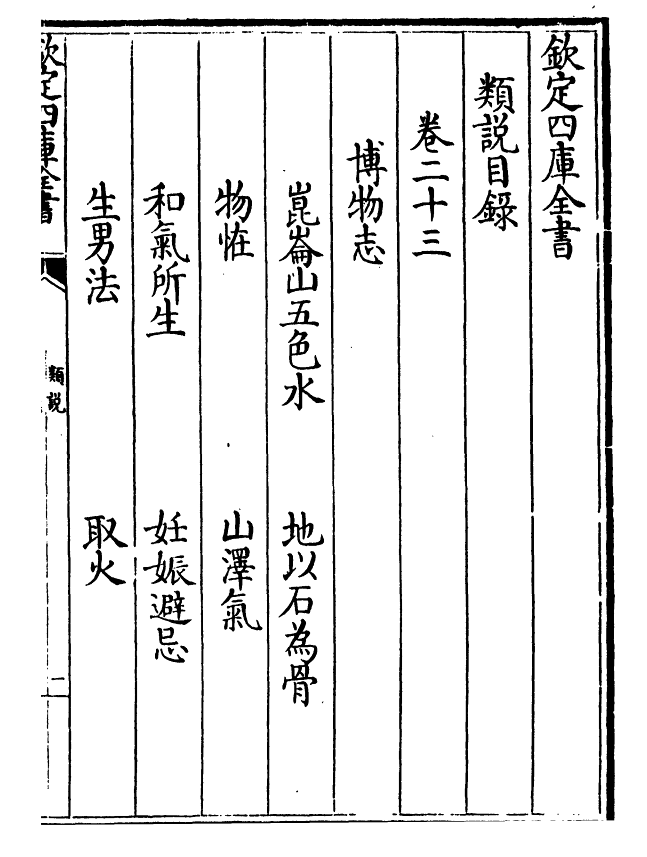
狄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為樞密使有以諷識告予者曰漢似胡人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予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肯為之近世有以王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崗為言者疏入不報卒亦無事其人語塞嗚呼前世如此被誅

者甚衆哀夫

鐵林騎

西邊呼鐵鷂子為鐵林騎

類說卷二十二



類說目錄

卷二十三

博物志

寶劒　指佞草

天孫　蒿宮

山鷄　著

寶器　三人冒霧

食蝎　駝知泉脉

猴玃名馬化　雲漢圖

太陽之草　虎撲毛

河精　諸物相似者

金柝　　壺郎

清盧　　天心月脇

澤鶴　　文王四乳

鳩杖　　九寡

陽馬　　八極

畫妖

物類相感志

靈蘷　　楓人

宣室志

止戈龍　千年仙鹿

玉清三寶　見蝦蟆

柳將軍　錦半臂

紙月　架梯取月

月圍白瑤宮　諸葛後身

平生當食萬羊　夢捧日

虹蜺天使　韓退之見神人

類説目録

類說卷二十三

宋 曾慥 編

博物志

崑崙山五色水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里地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出五色水流入中國名曰河地下有四柱三千六百軸

犬牙相牽

地以石為骨

川為脉草木為毛土為肉石者金之根

物恠

水石之恠曰龍罔象木之恠曰夔魍魎土之恠為羵羊火之恠為宋無忌

山澤氣

玉山多雲鐵山多石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和氣所生

和氣相感而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

阜出上恠江出大貝海出明珠人主壽昌天下太平

妊娠避忌

婦人妊娠不欲見醜惡物食當避異常味不可見兎令兒唇缺不可啖薑令兒多指

生男法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壻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勿反顧勿令人知必生男

取火

削木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

胎生卵生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守宮

蜥蜴或名蝘蜓用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十斤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東方朔奏武帝用之有驗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續絃膠

漢武帝時西海有獻膠者以注斷絃名曰續絃膠

常山之蛇

有兩頭觸其一頭一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吳餘鱠

吳王江行食鱠不盡棄其餘中流化爲魚其長數寸名吳餘鱠

煉石斷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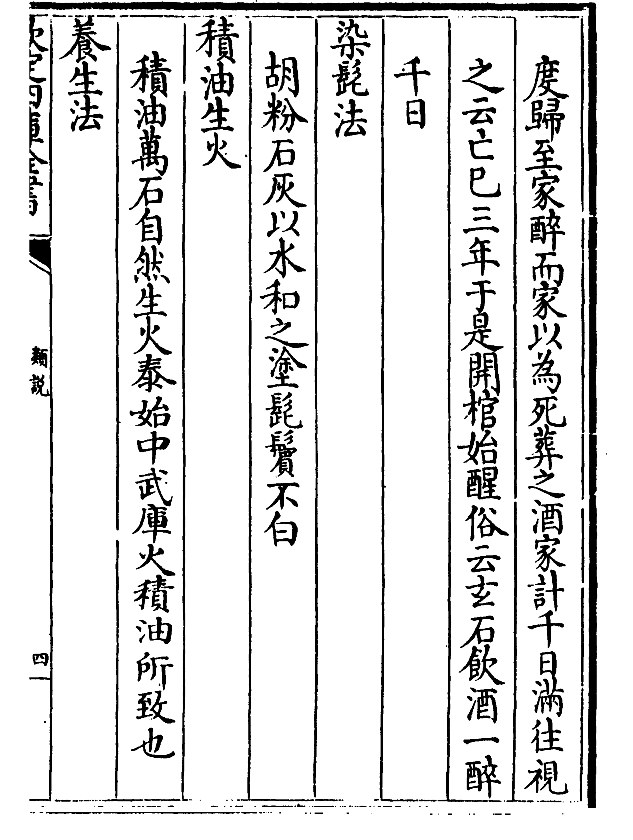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其缺斷鼇足以絶地維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

后稷伊尹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千日酒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



度歸至家醉而家以爲死葬之酒家計千日滿往視之云亡已三年于是開棺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染髭法

胡粉石灰以水和之塗髭鬢不白

積油生火

積油萬石自然生火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養生法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封君達云體欲常少勞無過食去肥濃節酸鹹絶思慮損喜怒慎房室

野葛

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客星犯斗牛

有居海濵者每年八月見浮槎過甚大俟其復來裹糧而登行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廬舍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飲水此人問是何處答曰君還問嚴

君平則知之後問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斗牛始知乃天河也

殺長子

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俗生長子則殺之名宜弟

上藥中藥下藥

上藥養命謂五石鍊形六芝延年也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也

黄帝諸臣

祝融造市高辛臣也蚩尤造兵炎帝臣也揮造弧夷牟造矢倉頡造書容成造歴伶倫造律隷首造數皆黄帝臣也儀狄造酒禹時人綿駒善歌齊人

寳劍

名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者皆歐冶子所鑄

指佞草

堯時有屈軼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

指佞草

天孫

泰山神曰天孫天帝之孫也主名人魂魄

蒿宫

周德澤盛蒿大可為柱名曰蒿宫

山雞

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蓍

一千歲而三百莖故知吉凶

寶器

繁弱之弓屈盧之矛雞子之弩狐父之戈皆古之

寶器

三人冒霧

昔有三人同冒霧一人病一人無故一人死無故者

飲酒病者吃飯死者空腸

食蠣

荒年食蝎半斤支十日飢

駝知泉脉

燉煌西渡流沙千里無水沙下伏流惟駝知之每至泉脉則以足跑地掘之必得水

猳玃名馬化

蜀西南山中有物似猴長尺餘能人行名曰猳玃又名馬化行路遇婦人輙盜去以為匹偶無子終不還有子輙送其家不養其子母輙死其子既長悉與人

同皆以楊為姓故蜀之西界多姓楊往往馬化之

子孫

雲漢圖

劉褒漢桓帝時人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

圖見者皆寒

太陽之草

天老曰太陽之草服之長生即黄精也

虎撲毛

羽氏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筆名

虎撲毛

河精

夏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諸物相似者

魏文帝記諸物相似亂真者碔砆惟石似美玉蛇牀

亂蘼蕪薺苨亂人參雌黄似石硫黄杜衡亂細辛百

步似門冬防葵似狼毒

遠志

苗曰小草𦮂䓖苗曰江離

日月食

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嬰兒號而母乳

出蠶咡絲而商絃絶

續博物志

天可倚杵

河圖記曰百代之後地高天下千代之後天可倚杵

春雲秋風

仲長統曰春雲為輿秋風為駟

矞雲

京房易占曰雲三色曰矞瑞雲也荀卿言雲友風子

雨

墨兵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金條玉科

揚雄謂刑法曰金條玉科

兔目

槐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葉如此也

子規黄鳥

高唐賦子規一曰姊歸幽州方言黄鳥曰黄鸎

毛席氊鄉

後漢西域傳註氊鄉毛席劉孝儀謂狄曰氊鄉

容成侯

司空圖謂鏡曰容成侯金炯又曰壽光先生

大宅虎圍

枚叔總稱面曰大宅眉目間曰青陽王元長謂國子學曰虎圍

鳩車竹馬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游

猊糖

後漢顯宗紀註以糖作狻猊形號猊糖

金柝

潘岳謂刁斗曰金柝今之銅器也

壺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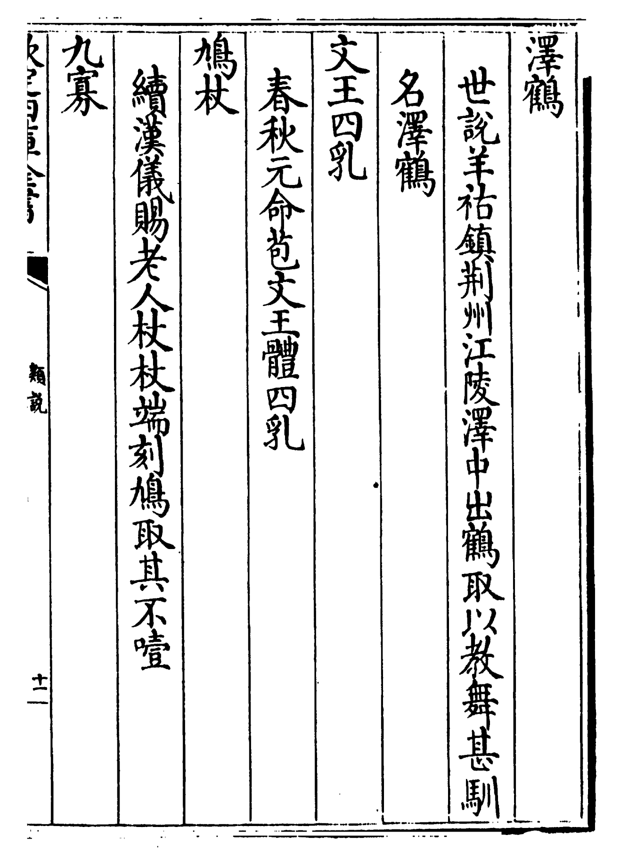
陸機賦掌漏官曰壺郎

清盧

揚雄謂目瞳子曰清盧揚眉曰揚衡

天心月脇

皇甫湜稱奇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澤鶴

世說羊祜鎮荊州江陵澤中出鶴取以教舞甚馴

名澤鶴

文王四乳

春秋元命苞文王體四乳

鳩杖

續漢儀賜老人杖杖端刻鳩取其不噎

九寡

七發云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取孤寡之物以裝琴要有悲聲九寡者九為寡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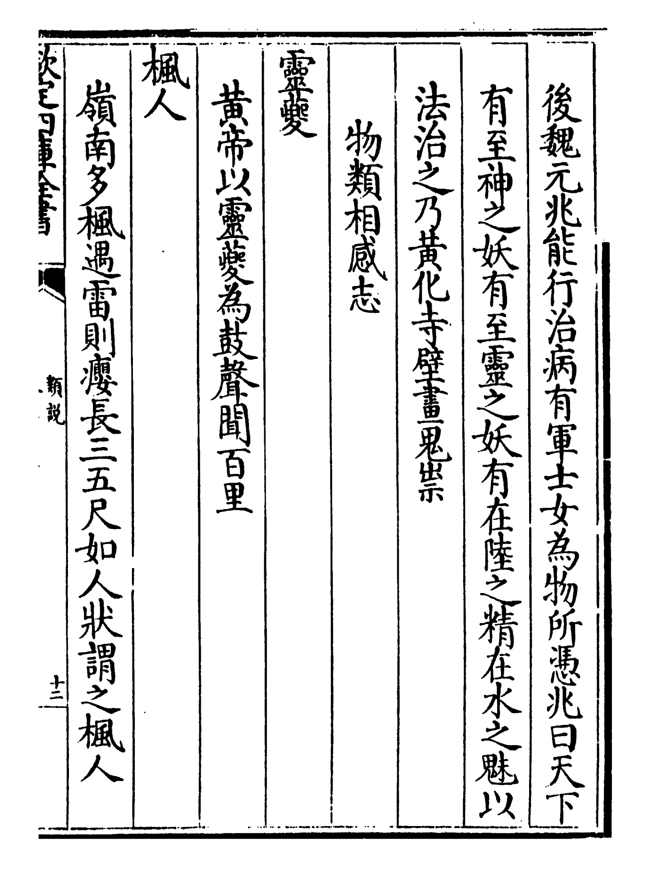
陽馬

何平叔謂屋角梁曰陽馬

八極

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之總曰八極

晝妖



後魏元兆能行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妖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黃化寺壁畫鬼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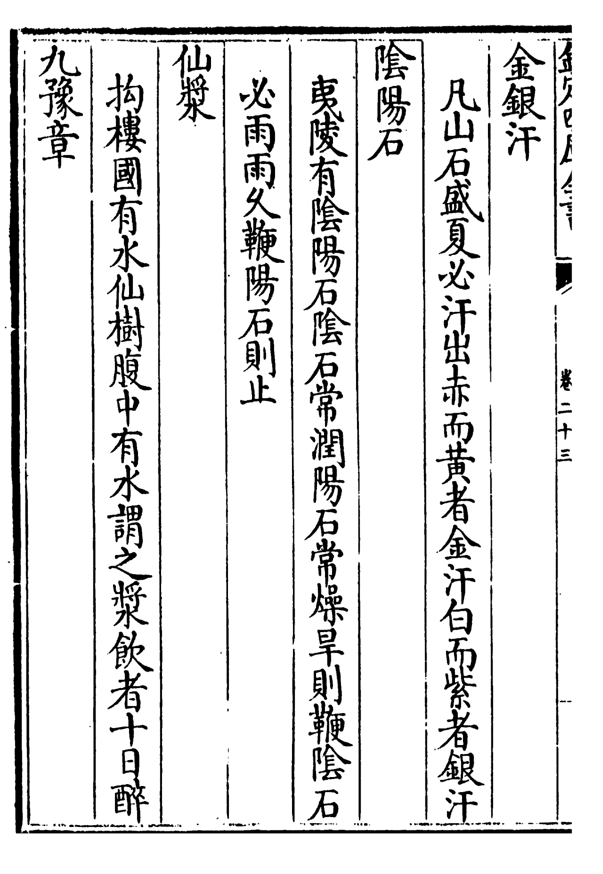
物類相感志

靈夔

黃帝以靈夔為鼓聲聞百里

楓人

嶺南多楓遇雷則癭長三五尺如人狀謂之楓人



金銀汗

凡山石盛夏必汗出赤而黃者金汗白而紫者銀汗

陰陽石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雨久鞭陽石則止

仙漿

拘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漿飲者十日醉

九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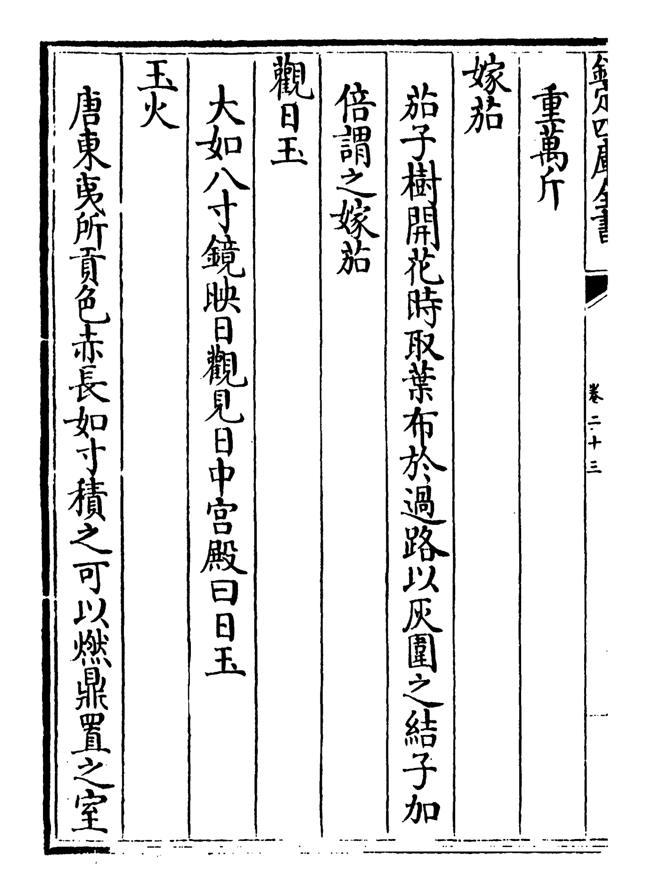
東方有九豫章一樹主一州上有九力士執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行斫行復復遲者州伯病不復者州滅亡

投酒於川

越勾踐出行有獻酒一壺者王曰吾獨飲若三軍何乃投於川命一軍飲之皆沾醉

鼠重萬斤

北方有層氷厚百丈有鼠在土中食氷不食草木



重萬斤

嫁茄

茄子樹開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

觀日玉

大如八寸鏡映日觀見日中宮殿曰日玉

玉火

唐東夷所貢色赤長如寸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

中不復挾纊

香雲香雨

員嶠爛石燒之煙為香雲徧空則下香雨

麝枕

置麝枕中可絶惡夢

龍鬚拂

元載得龍鬚拂置之堂室蚊蚋不敢入

樹化鴛鴦

宋韓朋妻美康王奪之妻自殺王埋之經宿生樹支體相交王欲伐之化為鴛鴦飛去

蠲忿犀

唐公主有犀如彈丸帶之能蠲忿

瑟幕

唐懿宗賜公主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雖暴雨不濡

宣室志

止戈龍

上元初冦天師嘗言止戈龍意謂武后也

千年仙鹿

明皇狩近郊射中大鹿張果曰千年仙鹿也漢武時有生獲此鹿者帝活之且命以銅牌識其年月果於左角上得二小牌

玉清三寶

常弃夢遊玉清宫玉清女遺以三寶一曰瑶杯二

曰紅綖枕三曰紫玉函

見蝦蟆

李揆未相前忽見一大蝦蟆小鳳占之曰蝦蟆天使吉兆也未幾拜相

柳將軍

有人於古宅遇柳將軍驗之乃一株枯柳

錦半臂

竇參為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

者曰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居股肱之位乎後數

日果拜相

紙月

楊晦之謁王先生先生令其女刻紙狀今宵之月施

于垣上是夕光自東垣發洞照一室八月十二夜也

晦之將去先生以杖畫地視其庭懸崖萬仞有積水

巖谷重疊先生曰陵谷變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泣

告曰誠不知一日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

已千年乎先生笑曰子無懼吾以為娱耳于是持篲掃其庭有頃如舊晦之乃歸

架梯取月

太和中周生有道術方中秋月色澄清堂有數客来周曰我能挈月入懐袖因取數百筯繩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乃閉户久之客步庭中伺焉忽天地曛黑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舉其衣出月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食頃如初

月圃白瑶宫

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都月圃建白瑶宫以某榮于詞名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宫記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為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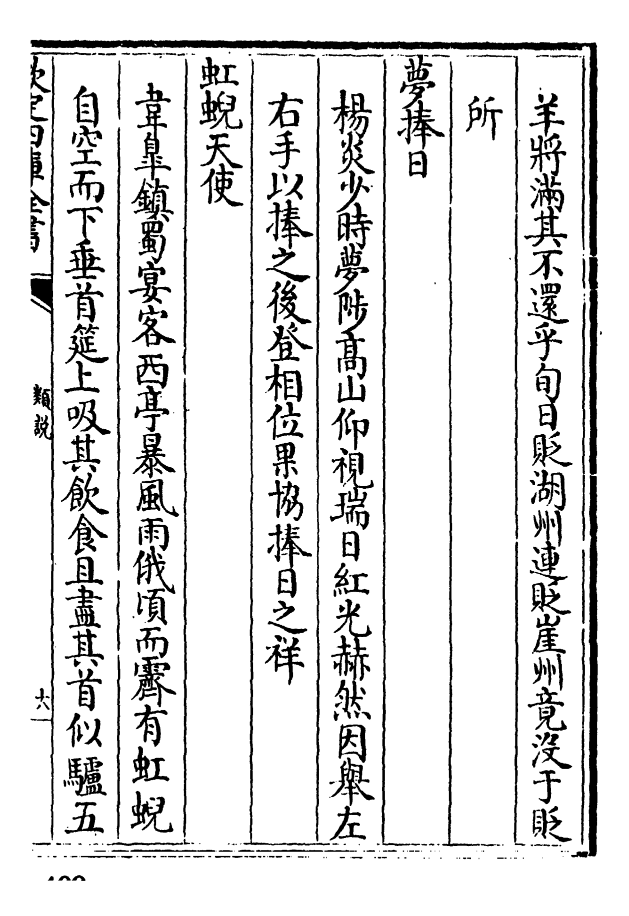
諸葛後身

韋臯生一月有胡僧見之曰別乆得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問其故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

後身

平生當食萬羊

李德裕嘗有一僧曰公當萬里南行期在旬日公曰其然果遂還乎僧曰當還公詰其事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所食九千五百矣所以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曰吾頃夢行晉山山上盡皆羊有牧者曰此御史平生所食羊也果符師之説後數日振武節度朱暨致書饋四百羊公大驚僧歎曰萬



羊將滿其不還乎旬日貶湖州連貶崖州竟沒于貶
所

夢捧日

楊炎少時夢陟高山仰視瑞日紅光赫然因舉左
右手以捧之後登相位果協捧日之祥

虹蜺天使

韋臯鎮蜀宴客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有虹蜺
自空而下垂首筵上吸其飲食且盡其首似驢五

色若霞公懼罷宴小尹豆盧署曰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為戾降於正則為祥公正人也㫁敢以賀旬日拜中書令

韓退之見神人

長慶四年冬韓退之卧病見一神人被甲仗劔長丈餘立于榻前曰吾有金革事將與卿圖之公曰願聞神人曰威粹骨絶國世與韓為仇今欲討之力又不足卿以為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

頷而去乃歎曰是何祥也凡數日窮其理不能究是

冬公卒

白衣吟

華山月夜有白衣丈夫循澗水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絶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来人不知歸時常對空山月

月夜聯句

梁璟居商山旅館時中秋月朗見三丈夫稱蕭中

郎王步兵諸葛長史與璟坐庭中呼其僮曰玉山人取酒共酌聯句步兵曰秋月團如鏡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若絮長史嘿然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沈吟曰秋草細同毛二人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中郎為僻韻而滯捷才中郎又命玉山名蕙娘佐酒頃之一美人至長史戲曰女郎自赴中郎名且美人曰安知不為衆来乃歌鳳樓之曲中郎又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

指謂長史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令顧續此以觀捷才長史即曰山天遥歷歷一坐大笑曰遲不能巧速而且拙捷如是耶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璟發怒震聲叱之坐中客驚遂失所在

曹唐詩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世嘗得句云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忽見衣素婦人閑治徐步吟賞此句數日唐卒

黑龍甲中出

道宣律師持律第一忽覺手如火燎之狀師驚曰汝水族也何為潛於此乎即伸臂誦呪已而震霆擘指甲有一黑龍自甲中出初甚小俄長丈餘火鬛電眸攫空而去

黄衣婦人乞命

柳宗元為永州司户至荆門驛舍夢黄衣婦人曰某之命若敗縷之懸風危危將斷且飄矣君能活之㦲

思何地明旦荆卸名食以夢語名吏訊之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黄鱗魚將為膳今已斷首遂命投江中是夕夢前婦人来而亡其首

玄陰池

有人見羣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又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於是合聲而躁乃羣蛙也

清水珠

馮翊嚴生嘗得一石狀若彈丸後有胡人願以錢三

十萬易之曰此吾西國至寶名曰清水珠自亡此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我越海踰山来中夏求之即以珠投濁水澹然清徹

蠐螬

蠐螬嘗化一白衣美丈夫自言齊人曹氏子

玉龍膏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曰此膏若持北来則禍及韓約都護安南得膏持歸是歲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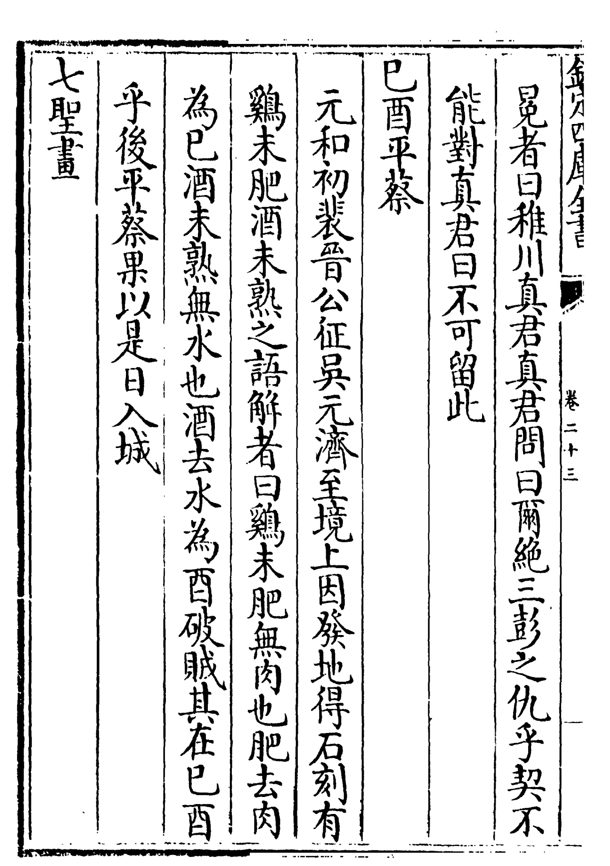
師亂約以附鄭注族誅

居士金精

韋思玄求鍊金之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且甚韋方會食居士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回視其溺乃紫金液光采粲然客有解者曰居士金精也驗其名氏信矣

稚川真君

僧契虛游稚川山頂有宮闕在雲物之外殿上有簪



冕者曰稚川真君真君問曰爾絶三彭之仇乎契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留此

巳酉平蔡

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鷄未肥酒未熟之語解者曰鷄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為巳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為酉破賊其在巳酉乎後平蔡果以是日入城

七聖畫

雲光寺有聖畫殿長安謂之七聖畫初制殿宇有少年詣寺曰某弟兄七人善畫願輸工僧許之七人持綵繪至戒云七日慎勿啓門僧從其語凡六日閴然無聞意其爲恠遂發其封忽有七鴿望空飛去綵繪儼若四隅唯西北末竟後畫工見之驚曰神妙筆也

謝翱詩

云斜月照人今夜夢落花啼動去年春又云愁態

上眉深黛綠淚痕侵臉落花紅

甑杵為妖

建中末獨孤彥者泊舟淮泗步月至佛寺有二丈夫一人身長黑衣稱姓甲名侵計第五一人身短青衣姓曾名元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少以剛勁聞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計忤之時皆謂我侵計後遇仇易姓甲氏以逃患吾素精藥術而升降上下即假手於人吾有舅氏起居未嘗不

俱曾元曰吾陶唐氏之後也受姓于姚曾者其子孫以字為氏故謂曾氏吾素褊躁負氣淩上遭下流沸騰之謗吾賦性堅正赴湯蹈火赒人之急語未卒寺僧歸二人馳去不見彥乃悟曰曾元豈非甑乎文以瓦附曾甑字也名元者以瓦中之畫置瓦字之上甲侵討者豈非鐵杵乎以午附木杵字也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侵討者反語金截截附金鐵字也總而辨焉得非甑及鐵杵耶明日果

於積壤中得一鐵杵又一甑

類說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宫

類說目錄

卷二十四

博異志

僕射廳　金甲神人叱醫工
汗脚韈　彈鵶
龍首山人　鬼手書草字
母死復歸　正郎鼻
大鼈放生　道士奏章
芙蓉館主　張酒酒
城隍廟求祠　費孝先範圍
贓濫處斬　鼂恠

類說卷二十四

宋　曾慥　編

博異志

師曠第七鏡

天寶中陳仲躬居洛陽清化里有大井好溺人一日有敬元穎請謁飾鉛粉衣緋綠衣曰此井有毒龍自漢居此緣與太乙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其為龍所驅使為妖

惑誘人共食昨夜巳朝太乙集河南　闕　勘責數曰
方回君命匠淘之則脫難矣顧終君一生承奉無所
不致仲躬命匠入井獲古銅鏡夜見元頵謝曰某本
師曠所鑄十二鏡中第七者貞觀中為許敬宗所墮
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重見人間明日望君移宅自
此不復見影矣明日牙人來請移居大小價類一如
清化者且云價直契書並交割訖後三日舊井崩堂
遂陷仲躬後有所須皆如移宅之效其鏡背科斗書

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首陽山白龍潭鑄於鼻題云夷則之鏡

剖魚腹得刀

開元中王昌齡舟行至馬當山使風不能駐命賫酒脯紙馬上大王草履子上夫人詩曰崑崙一面望中牽奉上大王不取錢只為猛風波浪驟莫恠昌齡不下船時有金錯刀貯履内誤將往忽有赤鱗入舟昌齡命烹之割腹獲刀歎曰葛仙公命魚送書古人

剖鯉得素頗同也

道士得仙

緱氏仙鶴觀道士皆精專法籙每年九月三日有一道士得仙至其夜皆不扃户以求飛昇張竭忠為縣令使勇者覘之見一黒虎入觀銜出一道士而去至明竝不得仙者竭忠大獵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或冠帔人髮骨甚多皆每年得仙道士也

衆花之精

崔元㣫月夜有青衣引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又報封家十八姨来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色皆殊絶芳香襲人醋醋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被惡風所撓當得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與作一朱旛上圖日月五星立苑之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待此月二十一日立之崔許之其日立旛東風刮地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㣫乃悟衆花之精醋醋乃石榴封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来謝各

裹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却老其等亦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年可三十許

天柱山梯仙國

房州竹山縣隂隱客家浚井千餘尺而無水工人㓕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柱山門内兩童皓齒垂髮跣足金冠問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勑曰以禮遣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城宫室皆金玉城樓題

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是何處答曰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或玉京蓬莱崑閬姑射工遂上山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人間已十數年欲出舊穴應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引上天門須臾雲開已在房州詢隂家云已三世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上清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奉𠅘冠

青圓角冠衣淺青衣曰自漢得果成本生于吴得不凝滯之道文本語以漢事了如目睹問冠帔之異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又曰六銖尤細者五銖也出門數步牆下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中惟得古錢二枚文本乃悟上清童子銅名元寶錢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文也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遂卒

舞袖弓彎

邢鳳寓居長安平康里故豪洞門曲房之地也晝夢一美人曰此妾家也取綵戔寫陽春曲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

空換九秋霜

巴陵鬼詩

劉方元夜宿巴陵古館聞庭中嘯咏之聲一老青衣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騎偏白騧抱阿荆郎墜

損左膊至今天陰痠疼明日必大雨令阿荆郎官髙也不知有老身無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綿綿思逺道也明旦果大雨壁上有詩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著墨色甚新乃知夜来人題也

海龍王女

許漢陽貞元中舟行于洪饒間日暮尋小浦濡入行數里不覺到一湖中水纔二三尺湖崖庭宇甚

盛見數女郎飲食皆非人間見者有一樹榦如梧桐葉如芭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盎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闌干上一聲而樹花皆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管絃悉備女郎舉酒衆樂具作夜深花落便失所在一女郎作詩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諸女郎曰欣此旅泊相接恨恨而別明日至瀶口訊之曰昨夜溺死四人撈出其一人似活久乃言曰海龍王諸女

歸洞庭宿此取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我却得来漢陽問客為誰曰一措大耳漢陽默然覺腹中不安吐出鮮血數升方知人血為酒三日始平

胡二姊

馬燧貧賤時寓北京謁護戎犯諱庭叱而出燧逃郭外護戎遣鐵騎追索燧匿于逃民敗室中見一女人曰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以灰數斗橫布地上曰夜半有異物相恐切不得動過此厄後勲業無雙

言畢而去果見一夜义赤髮金牙獰目吐火終不敢

越胡二姊之灰俄聞車馬來户云馬生必匿于此夜

义奮起噉食人馬殆盡而去遂乃獲免後立大勲官

爵崇竟不知胡二姊所在思報不及春秋祠享列

於廟左右

獨異志

商較卿相

明皇幸蜀裴士淹從馬上商較卿相士淹曰姚崇如

何帝曰健者也宋璟如何曰賢而沈者也論十數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帝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陛下何委用之深也帝俛而無言

狙異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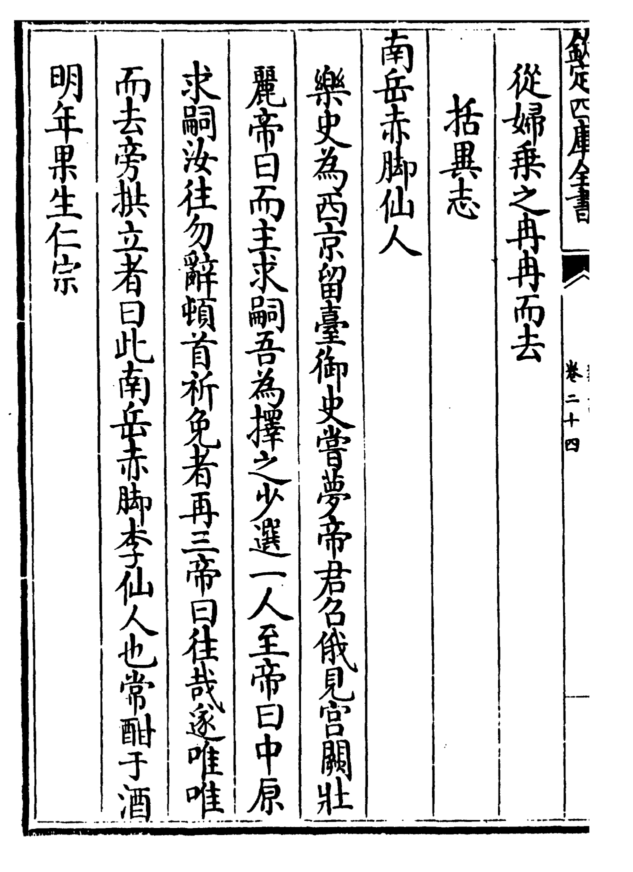
人魚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

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其在海上未省見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天上碧玉樓觀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唯疾止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空而去又數日復回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碾成窓户悉以珠密綴紋絲帳幔五色相照仙女行明中爇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為



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括異志

南岳赤脚仙人

樂史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帝君名俄見宮闕壯麗帝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唯而去旁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

聖會宮見羽衛

聖會宮在洛陽之東祖宗神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人見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一人衣赭袍張黄蓋乘馬至宮前不見明日宮門大啟諸殿門鎖不鑰而啓俄頃報仁廟上仙

曹門好

天聖明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仁宗景祐曹王女孫為后王

佐太祖定天下降蜀平吳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宜乎後裔之興也

醴泉觀

祥符中京師東南隅醴泉湧龜蛇見其側飲之者疾瘳即其地營祥源觀後灾再加繕造改號醴泉觀熙寧中薦加修飾命教坊伶人奏樂於庭是日真武影現於殿脊大珠中部從神官旗纛悉具

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右正言謫監永州酒務一日屋楣間見金字牌書僕射廳字後果至台輔

金甲神人叱醫工

吕公弼申公之次子始中國姙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煑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煑再覆又煑而加火焉困甚就榻夢神人披金甲持劒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加毒害遜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汗脚襪

盛文肅公度忽疾而死越夕乃蘇云為人追入一府見主者云同姓而誤追亟命還歸道中見故相沈義倫曰知公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苦文肅歸以語其孤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徹神坐而榻傍有敗襪究其所自乃守靈老卒夜宿偶置于此旦起忘之謂已亡失不復求索

彈鵰

張太宰戢方性惡鴟每挾彈逐之嘗居佛寺有鴟巢于殿之魚尾育二雛羽翼漸成張親彈之而斃大鴟盤空悲鳴不已太宰步庭中一鴟下持其巾一鴟攫傷其髮旬餘創潰而死

龍首山人

前進士楊通與楊寘狀元相善夢寘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歴中登第而卒後人解之曰龍首狀元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鬼手書草字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窗獨坐閲書有大手如扇自窗外伸前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黄水大書一草字窗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草字遜謝而去

母死復歸

潘繼宗郎中母亡十年一日忽在堂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曰可於堂西張幃幙中安二榻將與伴我二婦人息焉又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置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受朝封我為縣太君乃縱出入今往生冀州磨房某人家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具飲食唯聞匕筯聲月餘告去舉家送至郊外空中有哭泣聲

正郎鼻

徐郎中少夢神人擕竹籃其中皆人鼻諦視徐曰形

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於籃中擇一鼻劓去徐鼻以所擇安之頗覺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爾端直歴官正郎

大鼈放生

宋傅慶中舍嘗得數鼈龜付廚婢臛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逾年婢病疫煩熱將卒舁致外舍翌日見胸脇間皆青泥詢之云不知所自但熱差減耳家人伺之夜有大鼈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胸

氷之其病遂愈

道士奏章

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笑曰

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

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時足微温良久謂守曰夫人

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

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

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名下一字黒塗旁注一

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平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歎道士通神也

芙蓉館主

慶歷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張酒酒

道士張酒酒得錢即沽酒未嘗一日不醉一旦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

城隍廟求嗣

建州有張某無子屢禱城隍求嗣夢神告曰汝夫婦分當無子我念汝虔禱令以廟中判官為嗣果生一子名伯玉舉進士第歷官正郎典數郡而卒才藻廉勁嗜酒不修飾垢貌蓬鬢如土偶判官

費孝先範圍

費孝先成都人取人生年月日時成卦謂之範圍復有卦影所畫皆唐衣冠祿位亦唐官次豈非唐之精象者之為歟

贓濫處斬

韓元卿為峽州推官忽揮刃自刭喉雖斷而未死祖擇之時為湖北提刑同年進士也往視之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贓濫分明

罪宜處斬祖命取桑根線縫其創元卿以手褫去遂卒

鼉怪

潭州樂平橋港有鼉為怪多食人歲有溺死者市民李姓者弟溺死求屍不得因刺掌血作章夜醮而焚之夜夢至一處若大府有數吏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目光如電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鼉肆暴枉害平人决鐵杖一百處死李某不合

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宜付王碩決臀十五後數年

王碩知潭州李坐遺火伏罪

屠者刲羊

武弁馬仲方有餽牝羊者生一羔仲方鬻於屠肆翌日將刲而亡其刀良久見刀于溝中取而洗拭既又失之乃羔羊銜投溝中又以足踐淖中使勿見屠者視之大感傷自此不復屠羊

許偏頭

成都畫師許姓善傳神一日有貧人敝衣憔悴來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焉何也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像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者輻輳許貪畫直每像輙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不可妄取安得違吾言將促其壽也掌其左頰既寤頭遂

偏自是呼為許偏頭朱真人乃朱居士名雄見唐史

亦見杜光庭仙傳

誤食厭物

張壽龍圖景祐初甲科登第嘗誤食犬肉夢黄衣使者追至一宫闕一道士曰何故食厭物壽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止此吾為汝言少選出曰可謝恩引至殿前通曰張壽誤食厭物謝再拜而寤張神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乎

湖中見船

徐禧學士舟次彭蠡湖水面白霧四起見二朱漆巨舟旌旗赫奕摇櫓者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而逝又見朱艦間以金碧相踵而去又見二白艦載甲士數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船遠而益小

得父石誌

祖無擇龍圖甞倅齊州過古河灘沙中得片石上有數十字乃葬其先人之誌也遣人視墳墓無一

坏之鈌竟不測其從来

茅處士叱鬼

劉煌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煌卒長子庫部又卒乃鬻其第為茅處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来俄一人頂帽從數鬼叱茅曰我第爾何敢據速出無賈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茅叱曰爾昔為人今為鬼矣尚恃貴氣敢爾耶若我擅居爾第宜廹我出爾子不肖不能保其先人舊廬因貨于我尚敢逐我耶言

訖返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截豕一耳

羅紹漢陽人居近五通神廟隣家歲畜一豕祀神多埭羅之藩籬紹父怒擒豕截去一耳隣人訴于神既而生紹與其孫各無一耳又公安富民見二犬交以刀斷其勢後生二子俱閹

段縠狂吟

段縠者累舉進士後忽如狂市中謳吟云一間茅

屋尚自修治信狂風吹連簷破碎斗栱斜攲看傾倒牆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来歸後病死及葬發視但棺耳

類說卷二十四